

民俗体育与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研究 ——基于文化共生的视角

朱玲玲

(扬州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从文化共生的角度立论,基于文化共生理论的具体内涵,以促进区域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为出发点,寻求民俗体育推动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着力点。依据共同的认知体验、共认的价值信念、能动的行为意愿三维向度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涵养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逻辑。根据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内在“文化共生”向度,提出可通过挖掘共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增进共同体价值认同;丰富民俗体育展演的仪式场景,激活共同体情感认同;构建民俗体育文化交流体系,促进共同体行为认同可以成为推进区域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 民俗体育;共同体;文化;共生

中图分类号: G8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3X(2024)05-0060-06

DOI: 10.20185/j.cnki.1003-983X.2024.05.011

Research on Folk Sports and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Commun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ymbiosis

ZHU Lingl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ymbiosis,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find the focus of folk spor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community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ymbiosis.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cognitive experience, shared value belief and active behavior intention, the consciousness cultivation model of regional cultural community is constructed, and on this basis,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regional cultural community is form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cultural symbiosis between folk sports and regional cultural community, it proposes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value can be enhanced by exploring the common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piritual value. Enrich the ritual scene of the folk sports exhibition and activate the emotional identity of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ng the folk sports culture exchange system and promoting community behavior identification can be the concrete path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community.

Keywords: folk sports; the community; culture; symbiosis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这意味着我国区域战略由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向区域整体协调发展迈跃的过程,而区域整体协调发展自然也将文化维度的协调发展囊括其中,这是党中央根据现实高质量发展需要所调整的战略布局。这是因为,文化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其现实影响已经逐渐显现,而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间在进行合作联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意义上的深度关联。这意味着在设计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时,需要重视文化的

作用以及平衡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才能有效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对于协同区域范围内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促进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区域整体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域文化共同体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2],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既可以协调成员间的认知差异,形塑集体意识与保障行动方向的一致性,也可以凝聚人心,激发成员共同致力于区域整体发展的意志与精神力量。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发展战略可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互促进,成为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生动力与重要保障。

民俗体育本质上是基于文化共同体的存在,蕴含着推动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重要价值。民俗体育是由民众集体创造、传承与享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间生活、风俗,是满足人们多种需要的一种特殊民族文化形态。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不仅服务于地方生活秩序的建构,还

收稿日期: 2024-02-29

基金项目: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项目(SJCX22_1695)。

作者简介: 朱玲玲(1998~),女,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 文化传播、体育传播, E-mail: 1070588665@qq.com。

往往以“流动神祇”的角色成为“地方共同体”的纽带,发挥涵养地方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功能。基于此,本文试图在文化共生视角关照下,准确把握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依据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内在“文化共生”向度,提出民俗体育推动区域文化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推进路径。

1 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涵养

区域文化共同体指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利益而形成的有机统一体。作为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集合体”,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依赖于对区域内集体成员进行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涵养。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是内生于区域整体历史实践的内聚性情感,可以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提供一种包容性更强、向心力更大的精神力量。因此,涵养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基本支撑与核心内容。

1.1 共同体意识涵养

人类社会中的共同体是基于共同性关怀而形成的一种人群关系聚合。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共同体的形成与共同体意识(即处于特定聚合关系中的成员的心理活动情况)密切相关。这种意识是不同成员在感知自我与他者生存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共性条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同构性与贯通性的心理态度,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意识系统,主要分为共同的认知体验、共认的价值信念、能动的行为意愿三维向度^[3]。涵养共同体意识则需要促使不同成员在“共同的认知体验—共认的价值信念—能动的行为意愿”的链接序列中,感知自我与他者生存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共性条件,产生心灵归属感并达到对集体共有身份的体认,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形成。

1.2 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涵养

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涵养,这一涵养过程在于区域内集体成员对于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并在现实中发展的共同体的认同,核心内容是以区域共认价值观为引领的文化认同,且这种文化认同往往会在“共同的认知体验—共认的价值信念—能动的行为意愿”的链接序列中形成。

第一,形塑共同的认知体验。共同体成员的认知发展和成熟是涵养成员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形塑共同的认知体验是涵养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包含共同体成员对于区域历史发展、文化传统或思想文化体系等区域信息形成共同认知,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这些共性信息的积极体验感受。一方面,共同体成员首先需要接受区域历史发展、文化传统这类共性信息的刺激,以便区域内不同个体在现实活动中形成共知的文化基础。这种接受共性信息刺激的过程既是涵养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所需要描述性元素、共性认知要素的过程,也是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和开端。另一方面,涵养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同样需要注重共同体成员间积极的共同情感或共同体验感受这种趋同心理倾向的激发与培养。积极共有的情绪体验是生成理性认知的基础,是推动意志行为的心理支柱重要动力。因此,共同体成员间的积极体验感受是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

中的评价性元素,激发与培养这种积极体验感受则是涵养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或心理途径。

第二,汇聚共认的价值信念。如果共同体成员对于区域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共同认知体验是涵养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共认的价值信念则是促使共同体成员间保持共同心理的稳定性结构。价值信念包括价值观和信念。其中,价值观一般是由一系列价值原则组成,也可称为价值体系,它对人的行为动机具有导向作用。而信念作为人的认识、情感、意志的统一体,代表个人或集体生存过程中的精神追求,可成为人们行为实践中的精神力量。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往往会存在多元价值体系与不同的信念追求,这是由区域内的特定文化传统等多种历史条件和现实因素共同作用、共同积淀的结果。既反映出不同个体、群体的认知和需求状况,又折射出特定时期不同个体、群体的精神追求。因此,汇聚区域内不同个体、群体普遍认同、共同遵循的价值信念,可以促使区域内不同个体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区域整体共有的精神家园,筑造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涵养过程中的精神纽带。

第三,凝聚能动的行为意愿。能动的行为意愿是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中具有能动性的部分,是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进一步转化为共同体实践的意识衔接阶段,意味着集体行动的实践意志。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需求在实践发展中应运而生,区域文化共同体是共同体成员在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形塑而成的产物。在共同体成员形成共同认知体验、拥有共认价值信念的基础上,在集体所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价值观念、精神信念的支撑下,还需要不断刺激共同体成员的实践意志,汇聚起能够开展共同体实践的行为意愿与行动力量,不断在实践中强化共同体成员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只有积极能动的行为意愿,才能将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关于共同体的现实实践,实现由实体自在走向意识自觉、由意识能动走向现实行动的生成性过程。

2 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理据与构建逻辑

具有文化属性的区域文化共同体,其构建符合区域范围内多元文化之间共存共生共荣的价值诉求。这种价值是基于文化所建构起来的人与万物和谐相处的普遍规律。结合“文化共生”这一文化关系视角来关照区域内不同文化间的生存状态与交往关系对于更好地应对区域范围内多元文化间协调发展以及区域整体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2.1 文化共生: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理据

生物学领域中倡导多种生物和谐共存的共生思想对于解决人类社会中的多元文化关系问题可以提供一定价值导向,文化共生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同样蕴含着“和谐共存、共生共荣”的共生思想。文化共生本质上是一种复合动态思维,即把多元文化之间的共生状态视为一种彼此在共同的发展空间中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交流融汇、交互型构的整体协调运动的过程。文化共生理论的核心内涵可概括为3个方面:第一,多元文化共在共存,即多元文化间的生存关系,这是对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生存状态的描摹;第二,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即多元文化间实现共同适应、共同进化而不相悖,从而接近正向和谐相生的状态;第三,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即不同文

化主体之间交互建塑、相互合作的动态演进过程。

文化共生具有多元文化共生共存、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内涵,这实际上为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清晰的目标指向和逻辑理路。一方面,无论是文化的现实永续存在抑或繁荣发展、交流互鉴,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关于多元文化关系的理想状态或理想方案,体现出人类对于不同文化共同繁荣的共同价值追求。当然,这同时也是区域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应有之义。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既需要以区域内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共荣互鉴为目标导向,也需要以此奠定区域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区域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因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本质上依靠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交流、交往、交融以及价值的共通。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繁荣发展、交往交流交融恰恰可以在认知、价值、行动不同维度为区域文化共同体构建提供明晰的逻辑理路。

2.2 基于文化共生思想的区域文化共同体构建逻辑

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与形成依赖于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涵养,这也是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关键。对此,首先需要着眼于提升共同的认知体验、公认的价值信念、能动的行为意愿品质,才能进一步推进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涵养的完成。简言之,只有当“共同的认知体验、公认的价值信念、能动的行为意愿”这些基本要素呈现为归属感、关怀感和使命感的统一性时,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才得实现由意识能动走向现实行动,由自在、自觉走向自为的转向^[4]。此外,由于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以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涵养为基础,共同体意识涵养包含了共同体的认知体验、价值信念、行为意愿 3 者间的耦合作用,而文化共生思想所倡导的多元文化共生共存、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内涵,可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区域范围内多元文化间共同特质的存在,而多元文化共同特质的存在恰恰能够成为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共同认知、文化记忆,生成相似的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促使归属感、关怀感和使命感的提升(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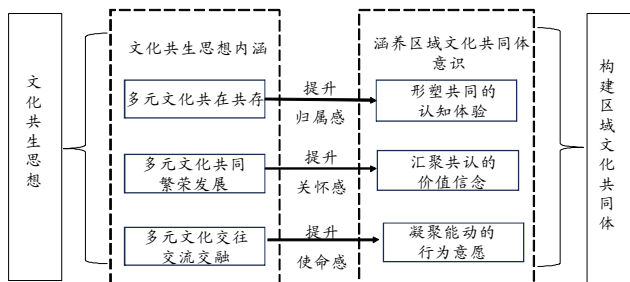


图 1 文化共生思想与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关系逻辑

第一,多元文化共生共存,提升归属感。共同体成员间的共同认知体验,实际上是基于对于现实不同文化间差异的认知,才能清晰辨认不同文化间的共性所在,因此文化差异的存在成为确认共同体成员确认“我们”这一共有身份与归属感形成的基础。对此,文化共生理论中关于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思想内涵,本质上触及了对于尊重文化差异、包容多样文化的深层内涵。具体而言,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思想内涵,既包含了允许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表层意涵,其实质上还触及了允许、尊重、包容不同文化差异性的存在这一深层内涵,因为只有认可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允许这种差异存在,才能突出不

同文化所特有的个性与提炼不同文化间的共性,逐步推动共同体成员在文化心理方面的差异调适。如此而言,区域内多元文化共生共存是共同体成员形成共同的认知体验的前提与基础,共同体成员不仅要认可区域内多元的、具有一定差异性的不同地域文化,同时也要对共同的区域文化(即能够概括同一区域内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共性特质或不同地域文化共有的文化源头)的自觉认同,以进一步发挥特色地域文化与“多元一体”的区域文化在涵养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中的共同作用,坚定“多元一体”的区域文化统一意识。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该区域内的不同的地域文化为例,长江三角洲地区包含着海派文化、吴越文化、淮扬文化这些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的地域文化,但这些不同的“文化成分”之间并不是毫无共性的存在,这些地域文化始终以温婉包容、经世致用的江南文化为文化源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江南文化温婉包容、古典雅致的特质进行了吸收,江南文化成为不同地域文化的母体和底色,江南文化也成为了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标记。在江南文化特质滋养孕育下成长的长三角地区人民,则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共同的江南文化认知与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同或者相似的心理结构。温润典雅的江南文化特质可成为长三角区域构建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与情感基础,成为将长三角地区的集体联结为一体的原生纽带。在此过程中,区域内不同地域文化的存在则成为区域内集体成员体认不同地域文化间个性(差异)与共性,并包容差异、整合差异,形成共有文化身份意识与提升归属感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提升关怀感。共同体成员间公认的价值信念包括相似相近的价值原则与精神追求两个方面,价值原则属于人的精神方面的实践原则,具有现实性特征,精神追求则代表着人对于达到至纯至善这种理想思想境界的向往,具有超越性特征。因此,这 2 个方面实际上均统属于人的精神需求。需求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定性,是人类进行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源泉。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既要在一定物质条件之上满足个人生活的物质或自然性需求,又要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满足知识、情感、信仰等精神需求。此外,与人们的精神需求相比较,精神需求是人类需求的真正内核。

处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人、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人、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中的人皆有不同的需求,这主要是由历史规定性、制度规定性、民族差异性和性等决定的。因此,只有始终秉持、不断提升人文关怀,允许多元文化的现实存在,促进多元文化的现实发展,才能尽可能地满足不同人的精神需求,真正实现文化惠民、文化悦民、文化富民。

第三,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提升使命感。在行为意愿部分,牢固的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意味着区域内不同文化主体皆怀有的自觉使命感。这种自觉使命建立在大家对于文化繁荣的美好愿景与实践方案的认可与赞同基础上。实际上,这种认可与赞同往往是在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同生成“文化自觉”而实现的。文化自觉的生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接触、理解不同文化,并与其他文化一起,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共存共荣的守则”^[5]。由此可见,文化自觉的形成离不开 2 个条件——初级阶段的“文化自知”(即认识、接触自己的文化)与

高级阶段的“文化自知”(即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然而,初级阶段的“文化自知”到高级阶段的“文化自知”的过渡过程并不是在封闭、割裂的环境中完成的,而是依赖于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交往交流交融对于提升不同文化间关系的韧性与厚度,提高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友善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生成文化自觉的具体形式与重要内容和本质要求。通过接触交往、交流沟通,发挥不同文化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彼此相互回应和反馈可以在确保自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合理期许与要求,在此基础上协商达成一套契合不同文化主体期许、利于不同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机制,促进不同文化主体的信赖认可与自觉接纳,促使各方主体对于文化共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提升。

3 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内在“文化共生”向度

民俗体育本质上是基于文化共同体的存在,蕴含着推动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3.1 民俗体育秉持“文化共生”的共治理念

“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这是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共治理念。从多元化角度来解读,可以发现这一共治理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从而达到改善治理结构、稳定政治秩序的目的。文化共生理论中关于多元文化共在共存共荣(基于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多方以共同价值为导向,参与促进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过程,实现不同文化共同发展这一目标追求)的思想内涵,实际上触及了共治理念中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化治理”(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的意涵,可将其视为政治学领域的共生理念在文化场域中的拓展应用。

从历史演变来看,民俗体育是民众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创造、传承并享用的历代民间生活、风俗的积淀或文化形态。民俗体育指地域社会的住民从其生活或生产活动中产生并传承下来的生活文化以及维持这种生活文化的思维方式。传统性、乡土性、集体性等特征是民俗活动也是民俗体育的核心属性。其中,乡土性、集体性特征可以理解为在乡土文化空间中,地方民众对于民俗体育活动的集体共同参与,这种特征不仅表现在共同的身体实践,更表现在地方社会稳定基础—集体以共同价值为导向以维持地方文化秩序的稳定中。

在民俗体育场域中,“共治”理念印证了文化共生理论中的“共生”理念。利用民俗体育的共治理念来推动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可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与筑牢集体共同体参与共同体实践的能动意识与意志。共治回避了命令性、专断的、无序的身体活动,取而代之的是自觉的、集体参与的或共治的、有序的民俗体育行动。每位民众个体既有参与共治的义务,也有享受共治的权利,在民俗体育活动过程中,每个人会暂时性地从个人空间出抽身,集中投入到集体共有民俗体育文化空间的构筑与维护中。具体而言,在共同的、统一的目标指引下,每个人通过对共治理念的遵守,在共同价值的引导下积极加入民俗体育活动这一集体行动,确保集体共有利益(即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得到维护,即共生理念。概言之,民众集体通过将个人的日常自由活动让渡于共同维护地方民俗体育文化活动而形成了普遍意志,即“共生”理念。共生理念保障

了地方共治(民众共同致力于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的实现,民俗体育的共治理念是维护地方社会礼俗传统、地方内生秩序的内在保障。民俗体育若失去其共生内核、失去集体共同参与的共治理念,便无力保障确保民俗体育实践开展与实践效果,从而沦为观念无序的身体活动,而非具有凝聚共识、促进团结、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等价值的民俗体育实践。

3.2 民俗体育对接“文化共生”的共享理念

共享发展是民俗体育的内核,这一理念的价值关切在于发展为了多主体共享,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共享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共享是发展的目的,发展是共享的前提,发展是为了可以更好地共享,共享又促进进一步的发展,两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这一角度讲,共享与发展是一体两面,都统一于文化共生理论的内涵之中,反映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价值旨归,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理论给养与实践范式。

第一,共享发展是民俗体育的本质。共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发展实践的重要价值目标就在于发展机会、发展权益、发展成果的全人类共享^[6]。民俗体育是广大民众共同创造、共同享用、共同传承的传统体育活动。共享发展是民俗体育的本质,具体表现在全民对于民俗体育文化的“共创共享”。这种“共创共享”强调地方民众既是民俗体育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文化享用主体。这种对于基于普惠性来发展文化的价值原则,正是共生理念在民俗体育中的原生动力,尽可能为不同文化提供发展机会、权益以及分享发展成果。不可否认,要达到共同均衡发展的水平具有一定理想色彩,但其普惠性思想正是区域文化共同体的终极追求之一,作为由民众自身创造的、对于民众而言更易亲近的文化形态,民俗体育率先实践以验证之,将是引导区域文化共同体由理论迈向实践的一大通路。

第二,共享发展是民俗体育的内在张力。民俗体育与现代体育之间存在价值共识并为两者共享,这推动民俗体育与现代体育呈融合发展之势,同时这也正说明共享发展成为民俗体育的内在张力。在西方现代体育强势发展的今天,民俗体育与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现代体育之间存在融合发展的机遇。民俗体育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民间交流的一种语言,表达人们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等意愿,其健身性是民俗体育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民俗体育在民间发展的本原动因。参与民俗体育活动,对参与者来说,娱乐性即获得胜利或仅仅参与其中都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可以看出,民俗体育与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现代体育之间的融合发展是由于民俗体育具有健身性、娱乐性等本质属性,且两者皆倾向于社会发展的“进步性”,在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人格完整方面有共同的目的,在现代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共生且共同发展的共同体。通过民俗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身体活动,人们得以建立强身健体的价值观念,形成良好的体育生活方式,获得健身与娱乐共存的意识形态。

3.3 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共生”互动

民俗体育作为“近民生”“贴民意”的文化,具有“文缘”纽带作用,尤其是民俗体育的“开放”“包容”特性,与区域文化共同体具有内在的耦合性,可以构成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共同体之间的连接点,在促进连接、激发情感、强化认同、推动团结、增进“共同性”方面,有助于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

第一,民俗体育的开放性与区域文化共同体相通。民俗体育作为民众集体共同的财富,是地域文化、地方社会文化链上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不仅在地方社会内部发展壮大,而且逐渐蔓延至其他地方社会中并与其他地方社会中的民俗体育相互影响与融合,衍生出形式更多、内容更丰富的民俗体育项目,促使民俗体育文化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这与民俗体育本身具有的开放性特质密不可分,这种开放性主要表现在民俗体育的边界是开放的且这种开放性是始终存在的。例如,凤阳花鼓作为源于凤阳本土的特色民俗体育项目。在明朝,凤阳人就以“敲花鼓”这种娱乐方式来抒发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情感。在几百年的传承过程中,凤阳花鼓逐渐衍生出诸多新的花鼓品种。可见,凤阳花鼓的开放性特征(即不断拓展其传播范围或边界)实际上成为了凤阳花鼓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民俗体育的开放性可以联合区域文化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共同参与这种动态的文化交融活动。因此,民俗体育的开放性使其得以连接区域内不同类型的文化事项,衍生出形式更多、内容更丰富的民俗体育项目,与时俱进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可以成为推动区域文化共同繁荣发展与区域文化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动力。

第二,民俗体育的包容性与区域文化共同体相通。作为地方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体育是一个动态“生长”的生命体,同一种类的不同民俗体育事象往往会散布于某一区域内的不同文化圈中,尽管彼此间存在一定“文化演绎”的差别,但在文化溯源、精神品质、价值追求等方面往往依旧存在一定“关联现象”和“相类似普遍性”。此外,作为一种民间活动,民俗体育主要与民间的风俗习惯关系密切,因此,民俗体育无论是在与地方节日民俗文化等相交融的过程中,还是与同类民俗体育活动的当代联合展演过程中,均显现出包容性特征。这种包容性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包容,这也正是区域文化共同体构建的本质要求。

4 民俗体育推动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一定程度的共识与认同,是任何社会群体存在的先决条件^[7]。增进认同是新时期协调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而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的主线是涵养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涵养意识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这就意味着增进认同是推动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民俗体育在体育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俗传统,塑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性格,涵养了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援引资源。以民俗体育为增进区域内文化认同的场域,可以按照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这一实践路径推动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

4.1 挖掘共通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增进共同体价值认同

无论是作为实体的共同体还是作为观念的共同体,维系共同体存续的核心要素都在于共同性^[8]。区域文化共同体作为地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的“集合体”,意味着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既离不开客观层面共同性基础,也不能缺少主观层面的共同性弥合。然而,主观层面(如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精神追求、共同意识等)的共同性,即心理层面的共同认同是

形成一个稳定的具有凝聚力共同体的前提与基础^[9],仅仅依靠或事物之间客观层面(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利益等)的共同性未必能够孕育出共同体认同。其中,共同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作为心理层面的共同性因素,是共同体成员之间彼此认同、生成共同体意识进而形成集体行为的重要支柱,也为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提供了视域。因此,增进共同体价值认同是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条件与逻辑起点。

民俗体育以人的身体为载体开展活动,运动主体的身体实践虽是其本质,实际上不同类型的民俗体育项目均寄托着民众对于健康、全面发展的生存愿望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与向往,此外,区域范围内的不同民俗体育间还存在共通的文化理念和精神内涵,这种共同的心理追求与共通文化理念、精神内涵可以成为共同体成员间形成主观或心理层面共性的连接点,为不同地区民众带来共同价值关怀。区域内一般由多个文化群聚集,不同文化群常拥有各自“专属”的民俗文化事项。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俗文化事项,区域内不同民俗体育项目往往在区域历史文化的共同演进脉络中,被赋予共同或相近的文化底色或底蕴、被赋予共通的文化理念与精神内涵,这使得价值认同的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成为可能。例如,巴蜀地区的民俗体育是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等多因素相互交融的产物,这些民俗体育在当地文化的滋养下极具文化底蕴的同源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极具个性、极为丰富的巴蜀文化内涵、文化品格。在巴蜀地区的民俗体育活动中,水占据重要位置,该区域的民俗体育项目大多与水有关,且这些极具个性与标志性的民俗体育项目相传千年而至今长盛不衰。如若将巴蜀地区与水有关的诸多民俗体育项目置于巴蜀区域文化的历史演进脉络中进行分析,便得以把握诸多民俗体育项目之间的共同性,如“制天命用之”的巴蜀文化精神源头,“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理念,以及巴蜀人民“上善若水”“不为物役,适得其乐”的生活态度等,区域内这些共通共认的文化理念与精神价值、心理追求的存在可以为共同体成员间形成价值认同提供了统一的价值与伦理基因,为巴蜀地区区域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涵养提供了基本的思想遵循。

4.2 丰富民俗体育展演的仪式场景,激活共同体情感认同

民俗体育是某一地域范围内、地方民众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沿袭并逐渐积累形成稳定的地方社会文化、地方体育文化的活动。作为一种民俗活动,民俗体育在地方社会定期开展,逐渐形成了一种得以在历史长河中世代延续的地方社会传统文化,这种历时性延续的完成源于传承性这一核心特征,包括物质与精神维度的传承。物质维度的传承主要体现在自古沿袭的、相对固定的仪式流程等外显的形式,通过仪式来浸润群众的心灵,并在仪式活动中不断刺激群众对于地域文化(地方习俗、礼治秩序、道德秩序等)的认知、记忆,从而强化、巩固群众共认的判断认知;精神维度的传承主要体现在对于地方社会、地方社群在自身长期实践活动中凝聚而成的特有的集体心理与精神观念的再强调,这种集体心理与精神观念往往是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区域整体文化与地方性文化的综合体,主要通过仪式活动中不断“复现”诸多意象得以体现。无论是物质维度还是精神维度的传承,都说明了民俗体育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产物,而是更多立足于地方文化空间,以地方

历史记忆为情感生成起点,以互动仪式为情感实践场所进行的情感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具体依靠身体来完成情感激活、凝聚和表达。情感既是联结共同体价值认同与行为认同的纽带,又是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的皈依。

在文字储存较为艰难、印刷技术不发达的时期,民众集体往往通过不断重复的仪式活动来温习共同的记忆、激活生成共有情感,仪式成为“复现”文化记忆和集体情感的首要组织形式。在当下,随着媒介技术与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构筑起人们开展生产生活实践、感知生活的重要平台,各种数字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与媒介实践的重要形式。具备传统仪式效力且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社交形式的“数字仪式”的概念应运而生。数字仪式是以数字技术搭建仪式展演平台,并以人文内涵的呈现为核心的现代仪式形式。数字仪式是现代社会确保成员“身体在场”,激活成员情感,形塑集体认同的重要手段,具有促进成员集体共情共感的价值意蕴。民俗体育的数字仪式活动可以进一步扩大链接区域民众的地理范围。传统仪式活动展演往往局限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这种仪式举办的“地域性”特征无法保障共同体成员均能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感与沉浸感。然而,构建民俗体育活动仪式展演的数字场景,可以将传统仪式展演的现实时空向虚拟时空延伸,实现仪式活动异地空间的交互以及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有效融合。数字仪式是民俗体育传统仪式形式的创新转化与创新发展,这种数字仪式的应用可以在数字时代不断强化民俗体育的仪式效能,激活共同体情感认同,这也是数字仪式赋能区域文化共同体构建的显著优势。

4.3 构建民俗体育文化交流体系,促进共同体行为认同

为了提升对区域范围内不同类型民俗体育文化交流的有效覆盖面,努力提高区域范围内民俗体育文化交流体系的运作效能,需要从建立特色的文化交流模式与完善文化交流机制着手,着力构建促进多主体交往交流民俗体育文化交流服务体系。在此体系建设目标下,促使民众对于民俗体育文化的现实价值逐步达成、统一共识,在现实文化交流实践中实现共同体行为认同。

第一,建立包容区域内不同文化群落(个体自下而上形成文化认同的人类集体形态)特点的民俗体育文化交流模式。区域范围内往往包含多种文化群落,不同类型的文化群落孕育出丰富各异的文化形态。根植于乡土文化群落的民俗体育便是在区域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乡土文化孕育下诞生的独特民间文化事象。尽管这种文化事象往往拥有某一历史源头或原点,但随着历史演进,原有的、根植于乡土文化群落的民俗体育文化事象的原点,在地理环境等因素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既与原点相似又区别于原点的民俗体育文化样态,并衍生出不同层级的文化圈。而这些文化圈也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现代城市文化群落,这一过程实际上促使两种不同超越价值的进行融汇,这种价值融汇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民俗体育文化的服务对象逐渐分层、服务需求更加多元多样。当然,这同时也为凝聚身处于不同文化群落中的区域民众的能动行为意愿提供了机遇。因此,建立起能够包容区域内不同文化群落特点的文化交流模式对于促使区域内身处不同文化群落的民众积极交流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完善以区域核心文化为引领的民俗体育文化交流机制,强化服务意识与能力。以促进区域文化共同体的行为认同为最终目标导向,积极主动引导民众认知与包容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也要谨防强势话语的出现,努力营造和谐良好的文化交流环境,拓展民俗体育文化交流对话的空间。此外,还需重视通过区域内不同民俗体育文化交流设施建设,注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手段提升服务能力,包括以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手段,为实现民俗体育文化交流基础设置的数字化与信息化创造条件,持续完善民俗体育文化相关的公共数字数据库等平台^[10]。当然还需推动民俗体育文化交流方式、渠道、载体、形式的发展与创新,加强民间交流与常态规范合作平台,使组织政策保障相通,努力提高区域范围内民俗体育文化交流体系的运行效能。

5 结语

区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与区域共同体政治、经济、生态等维度的构建,同属于区域共同体意识转变为现实行动的重要支撑力量。而文化的统摄与辐射作用去区域共同体的底色,以引领多重维度区域共同体的构建,推动区域社会形塑与价值凝聚。因此,区域文化共同体文化因子的凝聚力与辐射力,是各维度共筑区域共同体这一现实行动的精神引领。民俗体育与区域文化共同体之间具有内在“文化共生”向度,可以民俗体育为增进区域内文化认同的场域,可以按照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行为认同这一实践路径,此过程中不断刺激区域集体寻找共识,确立共有的心理共振点(或文化认同点)、价值契合点、利益汇合点,在共同推动区域文化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实现区域文化共同繁荣、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9.
- [2] 傅才武,严星柔.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5):63-74.
- [3] 秦宗财.文化共生视角下长三角文化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3(5):146-154.
- [4] 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6):1-14+123.
- [5] 费孝通.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J].读书,1997(10):3-9.
- [6] 袁祖社.“共享发展”理念/实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J].南京社会科学,2017(12):46-53.
- [7]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
- [8] 于春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策话语的发展脉络与构建逻辑[J].探索,2022(1):88-101.
- [9] 赵超.增进共同性: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3(5):37-46+182.
- [10] 胡皓杰,杨江,吴基右,等.数字技术赋能社区体育治理的机遇、困境与路径[J].湖北体育科技,2023,42(10):984-988.